

《姑嫂塔下》

杨新辉

第三章 荷夷封锁 海途囚梦

南明永历十五年(1661),春去夏来。

泉州湾的海水一年比一年蓝,可海面上的归帆却一年比一年少。

荷兰侵略者的炮台,在台海沿岸闪着冷光,像一双贪婪而凶狠的眼睛,死死地盯着这片海域。船帆被焚烧,航道被铁链封锁,闽南沿海几乎不见一片归帆。

沿岸的百姓们,日日站在高处眺望,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

阿海的困境,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难熬。他活着,却如同被困在一座巨大的海上监牢里。想回乡,关卡重重,铁锁横江,一旦被抓,便是杀头之罪。

想生存,荷夷横征暴敛,粮食、淡水、柴草……样样都要搜刮。百姓稍有不

从,便是鞭打、关押,甚至直接丢进海里。他想做工,无工可做;想靠海吃饭,海面被占;想找人求助,同乡们个个自身难保。

一边是死死封锁、寸步难行的归途;

一边是压榨盘剥、难以喘息的异乡。

进,无家可归;

退,无路可走。

他只能在海边辗转挣扎,靠着一点苦力、一些同乡接济,勉强苟活。

日间,他面朝泉州方向眺望;夜里,他抱着那半块双鱼木牌,辗转难眠。

塔影、海风、老屋、亲人……一幕幕在梦里出现,醒来时,枕畔全是海水与泪水的咸涩。

阿珠这边,日子同样难熬。

她抱着刚满两岁的念海,站在姑嫂塔顶,常常一站就是大半天。念海已经会跑会跳,会奶声奶气地喊“阿爹”。他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,指着茫茫海面,一遍一遍地问:“阿爹怎么还不回来呀?念海要阿爹。”

阿珠俯身,轻轻擦去儿子脸上的海风与尘土,目光却穿透层层水雾,投向远方。她的眼里,藏着一片深不见底的海,那是岁月一点点熬出来的苦。

阿秀站在她的身旁,早已从青涩少女长成了高挑的女子。这些年,她跟着嫂子一起守、一起等、一起熬,双手冻得通红,脊背却依旧挺直,像一棵守在家门口的松树。她们从清晨看到黄昏,从黄昏等到天黑。

海面上波光粼粼,船影

来来往往,却没有一艘是属于她们的。

就在绝望快要压垮所有人的时候,金门古渡方向传来了震天的鼓声。

那鼓声沉闷而有力,一层层传开,像重锤敲在每个闽南人的心上。

——国姓爷郑成功,誓师东征!

数万战船整装待发,旌旗蔽日,号角连天,目标直指被荷夷占据的台湾。

消息像一把火,瞬间烧遍了泉州湾。

每一个渔村都沸腾了。阿珠与阿秀挤在人群中,听到“收复台湾”四个字,泪水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。

两岁的念海被高高举过头顶,挥舞着小手,跟着众人一起高呼:“阿爹要回

家了!阿爹要回家了!”只是她们不知道阿海是否还活着,不知道海峡何时才能真正畅通。

但她们知道,那道横在大海中间的阴影,终于要被驱散了。姑嫂塔伫立在宝盖山巅,静默地注视着这一切。它见过无数渔人离家,见过无数妇人守望,见过风暴肆虐,见过海峡阻断。

此刻,它看着千帆竞发、壮士出征的壮阔场面,石檐微微颤动,仿佛发出一声悠长而沉重的叹息。海的两端,终于重新连起了一缕气息。那是血脉的气息,是故土的气息,是离散之人重聚的希望。

阿海的归途,终于有了一丝光亮。

而姑嫂塔下的守望,也终于有了盼头。

第四章 军粮干粮 针脚寄情

国姓爷东征复台的消息,像一把压不住的火,从金门古渡一路烧进泉州湾的每一处渔村,也烧进了阿珠与阿秀的心底。

时值端午,海风里本该飘着粽子香,可这一年家家户户的粽叶香里,都裹着几分沉甸甸的心事。按照闽南渔村的老规矩,端午既要包粽祭屈原,也要赛龙舟、行海祭——一是告慰先贤,二是祭拜那些葬身海底、一去不回的渔人,求海神护佑,求漂泊的亲人魂归故土。

往年这时,宝盖山下早已锣鼓喧天,龙舟下水,彩旗猎猎。男人们划着龙舟破浪前行,女人们捧着粽子、香烛,在滩涂上祭拜,将一只只粽子抛入海中,让海浪捎去对亡者的思念。可这一年,海禁封锁、荷夷横行,多少家庭妻离子散、骨肉分离,祭海的心意便比往年重了百倍。

阿珠抱着熟睡的念海,坐在昏黄如豆的油灯下,望着屋角那只空空的米缸,轻轻叹了口气。自婆母病故、阿海出海,这个家早已一贫如洗,灶头常年清冷。能果腹的,只有海边挖来的野菜、礁石上撬下的淡菜,偶尔托乡人换得的一点点糙米,都要省了又省,留给年幼的念海。

可一想到海峡那头,不仅有国难,还有她日夜牵挂的阿海,她心中便没有半分迟疑。

阿珠先站起身,解开衣柜最深处的布包——那是她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唯一陪嫁,几尺青布、半串铜钱是她压箱底的最后一点私产。她没有犹豫,尽数放在破旧的木桌上。

“阿秀,”阿珠的声音平静却坚定,“大军要东渡,要吃饭,要衣甲。海的那头,不光是国,还有咱们的亲人。咱们穷,可心不能穷,力不能少。”

阿秀早已红了眼眶。这些年,嫂子撑着这个家,吃尽了苦



头,她比谁都清楚日子的艰难。可一想到兄长阿海还在海峡那头生死未卜,一想到荷兰侵略者霸占海面、阻断归程,年少的阿秀胸腔里便翻涌着一股滚烫的血气。

她用力点头,转身冲进灶房,将米缸里仅剩的半袋糙米,一点点倒在簸箕里,又抱来院中晒谷用的竹席,连夜铺在月光下。

姑嫂二人就着夜色与星光,一粒一粒挑去糙米中的沙石、碎壳。指尖磨得发红,腰背坐得发酸,她们也不肯停下。挑干净的米入锅,小火慢炒,炒得金黄干燥,才方便在海上久存。烟火熏得她们眼眶发红,油烟呛得她们连连咳嗽,可手中的动作却一刻也没有停。

炒干粮的间隙,阿珠又找出珍藏的粽叶、糯米。虽是少得可怜,但她仍细心地包了几只小小的粽子。一只留给念海,一只抛向大海,祭一祭那些

葬身风浪的乡亲,也祭一祭不知生死的阿海;剩下的,她要一并送到军营里,让东征的将士们也尝尝家乡的端午味。

“哥要是能吃上一口家乡粽,一定能认出这是泉州的味道。”阿秀低声说着,眼眶又湿了。

干粮备妥,粽子包好,阿珠又翻出了一只旧木箱。箱底静静躺着一件粗布短衫——那是阿海临行前穿了多年的旧衣,袖口磨破了边,领口洗得发白,她一直舍不得丢弃,仔细收着,像是守着一丝故人的气息。

“嫂子,你要……”阿秀不解。

阿珠的指尖轻轻抚过布衫上的纹路,眼底泛起一层水光,却咬了咬牙,将短衫递到阿秀手中:“拆了。缝成衣袍,缝成旗帜。大军穿暖了,才能打胜仗;旌旗扬起来,你哥才能看见回家的方向。”

油灯昏黄,灯花噼啪作响。姑嫂二人相对而坐,穿针引

线。粗硬的布面磨得指尖发红,细小的钢针几次扎进皮肉,鲜血渗出来,染红了线头,她们只是咬着唇,随意扯过灶边的破布条缠一缠,低下头,依旧一针一线地缝。

针脚细密,缝进去的是不眠不休的坚守;

丝线绵长,牵起来的是隔海相望的骨肉;

粽子清香,裹进去的是故土难离的深情。

她们不说家国大义,不提精忠报国,心中只有一个最朴素的念头:打通那道海峡,让离散的人,能重回故土;让守望的人,能等到归期。

那一夜,宝盖山脚下的这间小屋里,灯火彻夜未熄。

灯光映着两张疲惫却坚毅的脸,映着筐中沉甸甸的干粮,映着几只小巧的粽子,映着手中渐渐成形的衣袍与旗帜。风从姑嫂塔的方向吹来,穿过窗棂,拂动她们的发梢,像是远方

的亲人在无声回应着。

天微亮时,正是渔村端午祭海的时辰。

滩涂上早已聚满了乡邻,锣鼓声起,龙舟下水。人们将粽子抛入海中,焚香祭拜,祈海神护佑东征大军,护佑漂泊在外的亲人平安归来。祭拜一毕,阿珠与阿秀背起干粮,捧着缝好的衣物,提着温热的粽子,一步一步走向郑军营地。

沿途的乡邻们纷纷走出家门,扛米的、送衣的、提水的、捧粽的,一条长长的队伍,沿着泉州湾的海岸缓缓前行。

没有人号召,没有人逼迫。只因那片海,连着家,连着根,连着所有闽南人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。

龙舟破浪,粽叶飘香;针针含情,寸寸守望。

姑嫂塔下的一缕烟火,就这样飘向海峡,飘向远方,落在每一个离家之人的心上。

(未完待续)